

世界文學全集 50

西線無戰事

雷馬克 著 黃文範 譯





西線無戰事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西線無戰事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⑤①

著者	雷馬克
譯者	黃文範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36 — 575 號信箱
	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
	電話：3 9 4 — 1 9 6 0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
	台北市興寧街 24 — 9 號
定價	新台幣 75 元 港幣 12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5 年 9 月
再版	中華民國 70 年 1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這本書不是控訴，也不是懺悔，更不是奇說，因為在那些挺身面對死亡的人中，死並不是奇事。

它僅僅是敘述一代男兒，他們雖然躲過了砲彈，却被這場戰爭所毀滅。

——雷馬克

第一章

昨天我們換防下來，在火線後面八公里的地方休息，現在，肚子裡塞滿了牛肉和扁豆，已經心平氣和，十分滿足。每個人還有一飯盒滿滿的供晚飯；尤其，口糧發了雙份香腸和麵包，使人舒暢得很，我們好久沒有過這種福氣了，紅蘿蔔頭的伙伙在求我們吃，每一個人一走過，他就用菜杓打招呼，一杓就舀出一大團。他不曉得該怎麼把菜桶出清來煮咖啡。特亞登和莫勒弄出兩個臉盆，裝得滿到了盆邊，就像是一座水庫，在特亞登來說，這是貪嘴；以莫勒來說，這却是深謀遠慮，特亞登能統通撐下肚去，可真是樁奇事兒，因為他一直像根撥火棍似的瘦瘦筋筋。

更重要的，却還是配發雙份菸，每個人十枝雪茄，二十枝香菸，和兩塊嚼菸，這下可真是過足癮。我把嚼菸同卡欽斯基換了香菸，這也就是說我總共有了四十枝，抽一天儘够儘够了。

的確，我們不够資格發這種橫財，普魯士人並不這麼大方慷慨，只能歸因於計算錯誤。

十四天以前，我們上火線去接防。在我們地區中相當平靜，因此一直待在後方的經理部門，

便請求撥發、準備了一個連官兵一百五十人的全額口糧；可是到了最後一天，英軍數量嚇死人的野砲，以榴彈向我們射擊，對我們陣地無休無止地猛烈砲轟，所以我們死傷慘重，換防到後方來只剩了八十來個人。

昨兒晚上，我們一到後方，就立刻安頓下來好好大睡一覺。卡欽斯基說得對，如果一個人只要還能多睡上一會兒覺，這種打仗還不太賴嘛。在火線上，我們幾幾乎不可能睡覺，而一次調防就十四天，這段時間也真好長好長。

已經是中午了，我們才有頭一個人爬出營棚。半個鐘頭以後，大家都拿了飯盒，在那間聞起來油滋滋香噴噴的伙房集合。排在隊伍最前面的，當然是最餓的人——小個子柯亞柏，他是我們中間頭腦最靈光的人，因此也是頭一個升成了代理班長。依然還帶着教科書的莫勒，一直在夢着考試，在砲轟當中，還喃喃唸着物理的各項定理；李爾蓄着滿面的胳膊鬍鬚，在軍樂團的女孩子裡很吃香；第四個就是區區，鮑保爾，我們四個人都是十九歲，也都是同班同學，一起志願從軍。

緊緊排在我們後面的，都是同連的弟兄：特亞登，年齡同我們一樣，一個瘦巴巴的鎖匠，全連中食量最大的傢伙。他坐下來吃時，瘦得就像隻蚱蜢，一站起來，就像隻大腹便便的臭蟲。一樣年齡的韋海異是個煤礦工，能够輕而易舉把一片配發的麵包放在手裡，說道：猜猜看我手裡是甚麼？再後面是狄特林，種田郎，甚麼都不想，只想他的地、他的老婆。最後面是卡欽斯基，我

們這一夥的頭兒，精明、狡猾、頑強，四十歲，髡兮兮的面孔，藍眼睛，彎彎的肩膀，還有那隻對腌臢的天氣、好吃的東西、容易的工作很敏感的出色鼻子。

我們這一夥在伙房門前排上了隊，越來越不耐煩起來，因為炊事兵根本不理會我們。

終於卡欽斯基對他開叫起來：「喂，金漢里，把湯鍋打開吧，誰都看得出來豆子燉爛了。」他要睡要睡地搖搖頭：「你們一定是頭一批。」特亞登笑了：「俺們都在這裡。」

伙伙班長依然不理會；說道：「你們也許認為好了，可是還有人到那裡去了？」

「你今天不必餵他們了，他們不是在急救站，就是到陰曹地府去了。」

伙伙明白了真相，相當為難，不曉得如何是好：「我煮的是一百五十個人……」

柯亞柏戮戮他的肋骨：「那麼我們也有一回可以飽餐一頓了，好了，開始吧！」

猛可間特亞登有了主意，他那像老鼠般尖尖的五官神采飛揚起來，帶着狡猾的眼睛眯得細細的，下巴抽動着，嘶聲嘶氣地低低說道：「乖乖！那麼你也有一百五十人份的麵包了，是嗎？」

饒動班長點了點頭，茫然無所適從。

特亞特抓住他的上裝：「還有香腸嗎？」

金漢里又點了下頭。

特亞登的腮幫子發抖：「配發的菸呢？」

「也是的，樣樣都是。」

特亞登容光煥發：「這頓豆子加菜多麼棒呀！統通是俺們的了，每一個人得——等一下——不錯，整整是兩份嘛。」

金漢里喚醒他，說道：「那不行。」

這時我們都興奮起來，團團圍住。

「爲甚麼不行？你這條老紅蘿蔔！」卡欽斯基盤問他道。

「八十個人不能吃一百五十人份的東西。」

「我們馬上就吃給你看看。」莫勒咆哮起來。

「燉肉到是無所謂，但是我只能發八十個人的配給。」金漢里還是堅持這一點。

卡欽斯基光火了：「你也得大方那麼一次吧。你不是替八十個人準備伙食，是替第二連。好了，該給我們了吧，我們就是第二連。」

我們就頂撞起這傢伙來，沒有一個人對他客氣，因爲有兩回都是他的錯，飯菜運到火線上太遲、太冷。在砲火轟擊下，他不把伙房向前面搬近一點，因此我們派公差去端湯的人，就要比其他各連走得遠得多。第一連的白爾克那傢伙就好多了，雖然胖得像冬天的大老鼠，湯一到，他就把湯鍋一直運到火線上。

• 第一章 •

我們正是理直氣壯的時候，如果連長不到來，準保是一場吵鬧。他曉得這場爭執，只提到：「不錯，昨天我們連上死傷很重。」

他望着行軍鍋裡：「豆子看起來不錯嘛。」

金漢里點點頭：「用牛肉牛油燉的。」

中尉連長望望我們，曉得我們在想些甚麼，他也知道好多別的事情，因為他來連上時還只是個士官，從行伍中一直升上來。他又把行軍鍋鍋蓋打開嗅嗅，然後傳下話來：「整鍋菜都分了吧，我們吃得下，也給我滿滿一盤。」

特亞登在金漢里周圍手舞腳蹈，伙伕班長看上去有點兒難以爲情。

「又不要你花一文錢，還以爲經理倉庫是他的呢！打菜呀，你這個哭稀稀的老殺豬的，你不要算錯了。」

金漢里氣呼呼地：「你這個上吊的東西！」他到了事情沒辦法時，也就認輸，整個兒垮了。就像要給我們看看，現在一切事情還是原樣子般，他還把兩百公分多的人造蟹，平平均分配給我們。

今天可真是太好太好，信又來了，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幾封信。

柯亞柏抽出一封：「康托禮向你們每一個人都附筆問候。」

我們都哈哈大笑，莫勒把他的香菸粹開，說道：「我已不得他在這裡。」

康托禮是我們的校長，勁兒十足的小個子，穿一件灰色常禮服，一張臉就像是機機伶伶的耗子。塊頭同那位「哥洛斯特堡的恐怖」——希墨斯下士同一號。這也真是好奇怪，世界上的不快樂，常常是小個子所帶來的，他們比起大塊頭來，精力更旺盛、更不打折扣。我一直好好留神，要遠遠避開小個子連長的範圍，他們大多數都是討厭的、五短身材的、凶霸霸的腳色。

在操場教練時，康托禮就對我們長篇大套的演說，一直到我們整整這一班學生，在他率領下到軍管區去志願從軍為止。現在我還想得起他來，他常常從眼鏡後面瞟看我們，用一種感人心弦的聲音說道：「同志們，你們不參軍嗎？」

這些教師們一直把自己的感情放在背心口袋裡備用，一天中任何時候都可以掏將出來，不過當時我們却沒有想到這一點。

的確，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遲疑不決，不想排隊參加。那就又是胖又醜的彭約瑟。可是他還是讓自己給說服了，否則的話，他就會到處受排擠。或許我們中有更多的人，同他的想法一樣，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能好好堅持到底；因為當時，沒有一家做父母的受得了「弄種」這個詞兒，也

沒有一個人半點兒知道我們上前方是幹甚麼。德國最聰明的人便是貧窮、純樸的人，他們曉得戰爭是一種規數；而家境好的人都樂極忘形，雖則他們該可以好好判斷一下，會有甚麼後果。

卡欽斯基說，那是他們教養的結果，使得他們蠢不可及。老卡這麼說，也就是他這麼想過的事。

說起來奇怪，彭約瑟是頭一批倒下來的其中一個。在一次攻擊中，打中了他的眼睛，他躺在那裡，我們以爲他死了。我們不能把他抬回來，因爲自己也慌慌張張往後退。到了下午，我們驀然間聽見他在叫，看見他在外面，朝我們爬過來。原來他只是打得失去了知覺，因爲他看不見，又痛得發瘋，沒能够一直都採取掩蔽，以致於還沒有一個人出去把他帶回來，一槍又把他打翻了。

當然，這件事我們不能怪康托禮，如果一個人使人人都讀書，這個世界會成甚麼樣子？像康托禮的人成千上萬，他們全都認定，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行得通，那就是他們的辦法。

這也就是他們爲甚麼讓我們坑得好慘的原因。

對我們這批十八歲的蘿蔔頭，他們應該是中間人和嚮導，指引我們走向成熟的世界、工作的世界、責任的世界、和進步的世界——邁向未來。我們經常取笑他們，開他們的玩笑，但在我們內心中却信得過他們。他們所代表的權威觀念，在我們心靈中，是與慧眼和成人的睿智相聯。可

是我們頭一次見到死亡後，却使這個信念動搖了；不得不承認，我們這一代遠比他們那一代更能信得過。他們只是在能言善道和小聰明上凌駕我們。第一次砲轟顯示出我們的錯誤，在連天砲火下，他們教給我們聽的世界，碎成了片片。

他們繼續在寫、在談時，我們見到了受傷和死亡。他們教訓說，一個人對帝國盡責是最偉大的事情，我們業已知道死亡的痛苦更甚。雖然我們沒有犯上、沒有開小差、沒有姦種，——他們却對這些字眼兒隨意使用。我們愛國不下於他們，每一場作戰我們都勇敢以赴，但也區分出真和假，驀然間我們學到了觀察。我們看到他們的世界裡，一點兒甚麼都沒有留下來。一霎間，我們孤孤零零得可怕，在孤獨中，我們更應該看個透徹。

去探望高化朗以前，我們把他的東西打一個包包，回來時他用得着。

急救站裡忙得很，和往常一般冒着碳酸氣、酒精味兒、和汗臭。我們大多在兵營裡習慣了這些，可是在這裡，却使人覺得暈暈忽忽的。我們打聽高化朗在哪裡，他睡在一間大屋子裡，帶着弱虛虛的愉快表情，和沒有辦法的焦躁迎接我們。他還是人事不知的時候，錶給人偷走了。

莫勒大搖其頭：「我一直告訴過你，沒有人該帶錶這一類的好東西。」

莫勒相當粗魯和沒頭沒腦，否則就不會說這些話，因為任何人都看得出來，高化朗再也出不這間房。他找不到錶都沒多大關係，充其量，人家只能把錶寄給他的家人。

「化朗，傷怎麼樣？」柯亞柏問道。

「還不厲害……不過一隻脚痛得要命。」

我們看看蓋的床單下面，他一條腿在一個鐵絲籠裡，床單拱起蓋在籠上。我朝莫勒的腳上踢了踢，因為他正想要把在外面時看護兵告訴我們的話，說給高化朗聽；他去了一條腿，已經鋸掉了。他看上去白支支、黃蠟蠟，沒半點兒血色。他面上已經有了我們最熟悉的痛苦皺紋，到現在我們已經見過幾百千把遍了。以記號來說，它們並不多，在皮膚下面，生命已不再脈動，它已經被擠壓出肉體的地境線以外，死神正在裡面發作、經過，業已支配了眼睛。高化朗，我們的同伍，躺在這裡了，沒有多久以前，他還在同我們烤馬肉，蹲在砲彈坑裡呢。他靜靜的，然而，却再也不是他了。五官已經變得隱隱約約含糊糊糊，就像是一片照相底板，上面照了兩張相，甚至他的聲音也像是灰塵。

想到我們出發時，他母親，一個肥肥胖胖的好太太，把他帶到火車站，她淚水一直淌個不停，臉浮浮腫腫的。高化朗很難以為情，因為所有人中間，她最不鎮靜，簡直就溶成了一團肥肉和淚水。那時她一眼望見了我，便一而再再而三抓住我胳膊，懇求我在外面照顧化朗。的確，他一

張娃娃臉，骨格也太軟弱，背了四個星期背包，就拖拖拉拉走不動了。可是在戰場上，一個人怎麼能照顧別人！

「現在，你馬上就會回家，」柯亞柏說道：「不必非得等上三四個月才能准假了。」

高化朗頷首，我簡直不忍看看他兩隻手，簡直就像是蠟做的。指甲下面有塹壕裡的泥垢，看過去就像是毒藥般黑黑青青的。猛可地使我想到了，在高化朗不再嘔氣以後好久好久，這些指甲還會像那種古怪的、長長的地窖植物般，繼續長下去。眼前就見到了這種景象，它們長了又長，扭曲曲曲成了螺絲鑽一樣；在腐爛頭骨上的頭髮，就像是一片沃壤上的草，真像是草，這怎麼可能……

莫勒轉身過去，說道：「化朗，我們把你的東西都帶來了。」

高化朗做了個手勢：「放在床底下吧。」

莫勒把東西放在床下，高化朗又談到他的錶，一個人怎麼能使他平平靜靜，絲毫不起疑心？莫勒抬身起來，手裡拿着一雙空勤皮靴，軟軟的黃皮，一直齊到膝蓋，鞋帶也是到頂。——這真是使人垂涎三尺的東西。

莫勒看到了它們很開心，把皮靴的後跟和自己粗糙的軍靴比一比，說道：「化朗，你自己要穿嗎？」

我們三個人都是同一種想法，那怕他身體會好轉，也只能穿上一隻——它們對他並沒有用處了。以目前的情形來說，還由它們留在這裡，未免可惜，因為他一死，看護兵就會馬上搶走。

「你不想把這雙靴子留給我們嗎？」莫勒又講一遍。

高化朗不肯給我們，那是他最寶貝的東西。

「這個，我們可以交換交換嘛，」莫勒又提意見：「我們在這裡還用得着穿穿它呢。」可是高化朗不爲所動。

我踩踩莫勒的腳，他勉強強把這雙好皮靴又放回床底下去。

我們再談了一會兒，才起身告辭。

「再見，化朗。」

我答應他第二天早上再來，莫勒也這麼答應，他一心一意想着那雙穿鞋帶的皮靴，也就是說它們靠不住還會在。

高化朗呻吟起來，他發燒，我們在病房外找到一名看護兵，要他替高化朗弄點嗎啡止痛。他不肯：「如果我們對每一個人都給嗎啡，得要上多少桶……」

「你只會好好伺候當官的。」柯亞柏說得很惡毒。

我急急忙忙打岔，遞上一枝香菸，他拿了。

「那麼，你們通常是可以給點嗎啡的吧？」我問他。

我在他手裡再塞了幾枝菸。「幫我們一個忙吧……」

「這個，好吧。」他說道。

柯亞柏跟他一起進去，他不相信這個人，要親眼看見，我們就在外面等。

莫勒又談回到那雙皮靴上來：「那雙皮靴我穿起來，一定非常非常合腳，這雙靴子弄得我一個水泡又一個水泡，你們認為他會支持到明天出操以後嗎？如果他今天晚上過世，我們曉得那雙皮靴在甚麼地方……」

柯亞柏回來了，「你們竟想到……？」他問道。

「完蛋了。」莫勒說得斬釘截鐵。

我們走回營棚裡去，我想到明天一定要寫信給高化朗的媽媽，可呆住了，有點兒黃湯的話，我辦得到。莫勒拔了點草在嘴裡嚼；驀然間，小柯把香菸頭一摔，使勁在上面踩上幾腳，一張傷心的、困惱的臉孔向四面看看，結結巴巴地：「他媽的死豬，他媽的死豬！」

我們走了長長一段時間，柯亞柏這才安靜下來。我們都了解，他氣死了，在這兒每個人有時都會這個樣。

莫勒問他道：「康托禮向你寫了些甚麼？」